

南江富大用



編

八路官部

外集

諸州刺史

此係載刺史事若內帶守字並見太守門更不重載

歷代沿革

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安和元年更名

牧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

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

史治民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軍用刺史

又刺之為言猶參謀也

州刺史二十石

後魏

天錫二年諸

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士也後周
大象元帝摠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即隋開皇三年罷郡以
州統縣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勳則刺史帶
諸軍事以統之唐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後以太守為刺史上
州刺史一員從三品中州一員正四品下州一員正四品下
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大元亦置諸州刺史從四品
羣書要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書刺史古諸侯白
六帖建唐虞之官宜崇九牧播龔黃之政必務六
條同上於更有君臣之道焉於民有父母之道焉白居易制陞
刺大州龍溪除趙折制使各州刺其選尤重曲阜行趙長制并
升竹使之名參壯和門之重胡文恭行郭元義制特陞藩刺
遙分竹使之符並同遙兼刺奉之號曲阜行趙仲皖制
詩句四十專城居古詩岳牧用詞人杜

古今事實

賜金紫

溫璋遲婺州刺史政有績賜金紫

加金紫

劉彙進歙州刺史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
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

詔賜車蓋

黃霸為福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賜車蓋特高三尺

特進五階

崔謹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
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進加司空

舒王元名歷五州刺史治石州二十年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

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元名至一革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奏課第一

盧從愿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在書勞問賜綸百疋

題贊善政

盧漢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室不墜家風

褒賜敕書

尹思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牟乘亂朔方震驚思貞撫循境內獨無擾武石敕書褒慰

民立生祠

徐申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為治署而今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召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界之歲入凡二萬斛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閭如初創驛堞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生祠

立碑頌功

高承簡莖平以上蔡等四縣為澂州拜承簡刺史治堰城始開屯田利防庸瀕殿綿地二百里為腴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夸戰勞承簡夷其丘尤家財以葬尊儒宮備俎豆行礼有寢食將吏立碑頌功

芝生州署

韓思復遷滁州刺史有銅官人鑿鑿尤苦思復為貲他鄙費亦有獲多有黃芝五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

招生干境

馬燧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
蕪不及耕燧止權調將吏有勸者厚為禮瘞是歲稻生于境人
賴以濟

入境輒雨

裴寬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合遂登入歌曰
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
廩實兮禮義申願公德在兮不患貧

蝗不至境

王方翼遷肅州刺史州无隄壑寇易以攻乃發卒建樓櫓烽火
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他郡民或餓死皆走方翼
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飢察刑舍數十百盈居之

全活其衆之孀其地

虎不為暴

李紳遷滌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採茶者病之俗棧穿發民社
射不能止紳至去之虎不為暴

中和樂職

漢王褒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之詩

撫字催科

陽城為道州刺史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貴州當上考功築城
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
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整驄入謁
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
遽辭去

文章愛人

薛珏遷楚州刺史時詔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薛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李宜以愛人為本宰相多其計

吏政便民

房瑄乾元元年出為汾州刺史始汾以武人領刺史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撥民居瑄至一切革之民以便安政声流聞

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六合之眾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令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龍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於材刺史乃尔縣令尚何言哉

一州自試

李抱真言百姓勞逸在牧願將一州以自試更授潞州刺史徙

懷州凡八年

吏民尊畏

韋安石拜德鄭一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尊畏

清嚴下畏

王丘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飢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乃以丘為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惠裕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礼法治下

李顯之為建州刺史既至以礼法治下更布條教時盜與政亂轉相推寇而建賴顯以安

政條清簡

張鎰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明經者四十人

斷獄寬平

鄭惠王元懿徙鄭潞絳三州刺史喜經術數斷大獄務寬平高宗嘉之每書褒賜

賜箴人愧

許圜師為襄州刺史嘗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贓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修飭更為廉士

撫俗賊衰

姜晞仁果擢秦州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晞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政教之首

唐原子昂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弄有司掛榜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万户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万户受其困

善政撫定

李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抚定人无離散

為政嚴明

長孫順德召為澤州刺史素少檢校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林先時守長多通餉順德繩檢擿无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以給貧單

半千禮教

貞牟千出漢縣一州刺史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

教大行

夏侯恩政

夏侯恩為豫州刺史弟喜後亦為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豫州賴夏侯侯前兄後弟數政優

賈琮塞裳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塞裳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百姓聞之震慄

蘇章飲酒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贓奸乃率酒飲宴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古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率清河太守公法也遂率止其罪

侏儒罷貢

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之之宜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之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吏罪誠遣

陸象先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察訪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租入贏異

薛珏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万田官數百別及二千備刺史廩役珏至悉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

歲貢奏罷

孔戣為華州刺史明年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

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贖人為隸

韓愈改表州刺史表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人所沒婦之父母七百餘人因与約禁其為隸

收豪室稅

李翱為廬州刺史時州旱遂役逋指繫路亡籍口四万推豪賤市田屋牟厚利而豪戶仍輸賦期下教使以田占租无得隱收豪室稅万一千緡貧弱以安

商賈流行

薛大鼎徙滄州刺史无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歌曰新渠通舟楫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徙行今駟駟羨哉薛公德滂被

民不為擾

王仲舒為蘇州刺史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与民為期不擾自辦

百姓賴安

薛登出為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乱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百姓賴安

絳人賴利

李憲為衛州刺史以行治称徙絳州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滑歲租与乘常数十万石故赦保山為固輸者十年不勝一車憲瀕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万請留垣縣粟菜河南以錢還乘降粟既免負載勞又推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大起學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礼登殿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替皇縣男賜一子官人

高選州佐

楊綰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傳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傳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訪使所如其故關使司无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中州差置長負詔郎官御史分道之巡獲

精汰守宰

韋嗣立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空員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異守宰稱職以與太平

請選近臣

韋嗣立同平章事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

守皆訴不行請選臺閣賢者典大州自近臣始嗣立請先行以示羣臣后說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左肅政臺大夫揚

至號清吏

鄭善果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媿之故所至有績號清吏

至有能名

劉孝恪歷真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拜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焉鎮兵雖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抚御尽得其歡心

改名以褒

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亦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

江淮草木亦知尔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

科定其資

張九齡言古者刺史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
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科定其
資凡不歷郡督刺史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如不為此而
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事登其源

陸象先徙蒲州刺史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弟澄
其源何憂不簡所至吏民懷之

絕貴要書

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托悉投之水中无所執名

為貢奉舍

李景駿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蜚夷風无孝校好祀淫鬼景駿

為貢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无名者

汴橋立木

權懷恩過汴州刺史楊德幹与懷恩名相持汴橋新成立太中
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德幹
斬服

五鑪鑄錢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
乃開五鑪官鑄錢一日五万人無犯者

作均水法

戴叔倫守抚州刺史歲旱灌既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
廣獄无繫囚俄即真其年詔書褒美

號棠棣碑

賈敦願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數願率沒者二千餘

頃以賦貧臣發奸擿伏下銀能欺感亭初弟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廉立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号曰棠棣碑

開後鄉渠

溫造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号右史渠

隄文谷河

薛從遷汾州刺史隄文谷瀝河引溉公私田汾人皆利之本傳

營田免役

元結拜道州刺史初丙京蠻掠居人數方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嶺南諸州寇盜血不及得守提候望四十餘屯有一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

雜物十二萬緡又奏歲正租庸外宜以時增減為民營田免

徭役流亡歸者方餘

發倉賤直

孫成遷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

耕增戶五千詔書褒美

還移稅錢

李渤為虔州刺史奏還信州移稅錢二百萬賦米二萬石觀察

使上狀不閱

浚渠灌田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跡路栖筠為浚渠斷江

流灌田遂大豐稔

治導溉田

于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濟父浹閼簡治導溉田九四千頃以

勞賜金紫

既留均賦

韓休出為魏州刺史魏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既留
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魏而均他州此守臣私惠今
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說如休請

河役躬護

裴耀卿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
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撫巡飭屬
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

梁驛為最

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濟當是集地廣戶寡天子東巡耀卿置三
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門知頓最

餽牽無他

元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於宗而懷州
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因也濟州刺史裴耀卿
上書數百言曰人或重擾不足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
愛人也

誅破姦盜

李吉甫為忠州刺史改柳饒一州會前刺史繼死感言牙城有
物慎不敢居吉甫命畜除其解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
元治稱流聞

信待群盜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
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敢答曰吾
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群盜羞愧悉避境去

喻盜自新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北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

撫戎得歡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士比舊攻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繇弱鄆人素易之听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沐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駒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均望風送款

虜不能暴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有吐蕃其上有一通道虜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一門為譙槽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州治屏蔽

王及善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迎虜盜

邊人雖病可與妻子行且二十里為朕卧治為屏蔽也

統衆平賊

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直率兵反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乃著崔玄藉先鋒而自統衆繼之由是衆為用斬首數百級以其衆乃餘賊平拜御史大夫

開門偃幟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又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必范但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

會將作樂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都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瑋瑋之餘詎可矢石相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其縱兵邀擊

敗之

縱民就田

萬歲通天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駭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悲縱就田虜亦引去民安仰之復為立祠本傳

縱民歸歛

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歛闔部利安

怒光輔暴

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名暴素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二十方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若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史

代表公政

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舍然專以慈惠為本又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者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上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耄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流涕

相哭立碑

狄仁傑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誦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秋使君活汝耶因相与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見碑悲感

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常登峴山及祜薨乃立碑峴山百

姓見其碑莫不悲感號為墜淚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盡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所見并邑丘墟生人幾及試問其故不竟涕下前輩刺史或有貪猥惰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倉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勸迫非奸惡強富始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獲道李公廩而已遍問諸公喜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黜年月則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卒必書倚相董狐史嚳史嚳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為郡史官廢或策牘之制寢城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倚攬存平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長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踰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至節勞牛羽書絡驛走閩禺而持干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駁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

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
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
平國謀則溫太其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自四十
有九載纂斯位者風声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累々如貫珠
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
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志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秦有
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復爲郡太
守太守刺史無相稱秩同九卿假以符節雖親如魯衛貴若
周召任功安人往往除拜天寶中朝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
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臨大部若密近京師或控壓衝
會方商所聚百官所殖將擇長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

分會稽爲吳郡錢塘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
家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泣者多當時名公宋丞
相劉僕射權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
左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丞
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則相國元公旬朔之間生人受
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遮臨此部况郊海門地浙江三山
動搖於掌端靈濤激於城下水牽舟服陸抗山夷駢橋二十
里開肆三万室近歲炎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
王師雷動元惡授首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
盧公幼平爲之公体仁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人澄
曠有清江之姿羗我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迂
忠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無声人咸曰休哉以卿佐之
才導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爲公爲侯福復宜之未見其極也刺

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軀要古史之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顏况

商丘之地辰大之宿孟諸之涓閔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真締紆厥篚織纊有蒙廬二門有睢澳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鵬仲尼之伐樹子罕之弃車左傳作甲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署為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為梁開路而東方諸侯并賦塩泉所以歲約二十万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俸數五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節度使田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為盛下車之日无土不為察察翳野舟艦緘川城高以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為首存乎東壁天歷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遂列于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宜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謬李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與不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壁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筆曾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羣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

魏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无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能遂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号君子之清者流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其難乎予也嘗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壽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禹貢淮海惟揚州彭蠡三江在焉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安爲王都壽春即此州也兩漢揚州刺史治於此州墉壇猶在後魏盧潛爲揚州亦鎮于此茲潛有惠政時人比之羊祜厥後州境或南或北隨人推遷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揚州司馬獨孤問俗爲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

通忠孝簡於王至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迁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張緯之代公爲州按某部郎中常延安代張典此州愈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

贈權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二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无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愈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

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
无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書

古詩

元使君

杜甫

繁々元道州前聖典後生觀乎春陵行欲見俊哲情復見賊退
篇結也實國植道州哀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
華星

律詩

唐明皇賜崔日知往潞州

潞州新開府壺闕籠舊林妙旌循吏德持說庶耻心礼樂中朝
貴仁明列郡欽會書丞相筆先賜潁川金

奉和賜崔日知潞州應制

張說

聖情留曩鎮佳氣翊興王增戟雄都府高車轉太常川橫八諫
隴山帶五龍長連帥新恩命天人舊紀綱

奉制漕橋送新岳牧

蘇頌

盖才膺出典中自念分官特以專城貴深惟列郡安政行思矜
本風靡厲勝殘有令田知急无紛獄在寬

洛橋餞諸刺史

張說

詔餞朝廷牧得分海縣憂股肱選入郡父母更臨州預待羣方
最三公不遠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一

公集

治中

歷代沿革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為長史掌兵馬**漢**因之**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晉**因之而省郡丞**宋****梁**以下如之至**隋**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郡贊治後又改為丞位在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矣武德元年改丞為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曰長史以皇族為之開元始通用庶姓以貳都督刺史之職天寶八年諸郡始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郡始置別駕別駕一人從四品德宗時復置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

功者稱東宮王府官又次當進及受代于京師者常數十人
 許宰相以求官文宗用宰相韋處厚建議後置兩輔六雜十
 望十緊州別駕 **宋** 藝祖懲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
 始置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
 事並須長吏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兩員西京
 南京天雅成德益杭并智荆南潭廣秦定等州餘置一員州
 不及萬戶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知州者雖小郡亦
 特置掌倅貳郡政与長吏均礼凡兵民各谷戶口賦役獄訟
 聽斷之事可否裁決与守通簽所部官有善不及職事修廢
 得刺率以聞逮至景德宋與三十四年戶口寢息解州以滿
 萬戶置通判自是諸郡多滿萬戶矣建炎初諸州通判二員
 減一員紹興五年以後旋行申請添置中興會要

大元 置總管府治中正五品

羣書要語

郡丞 別駕 郡贊治 通守 佐守 長史
 治中 倅貳 郡政 刺率所部官 並類要貳

藩有職白集 方題別駕 輿贊郡符 才優佐郡 大邦端佐

並同上 半刺上位得与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者也杜牧
 行馬迫制通倅之官宋廣平集 通理方州同上 題輿佐岳无展

驥之能陳子昂代表 宜膺受命之寵復踐端察之列刘豐商州

史制早題坐於端察常集 居半刺之任白六帖 以贊元功国語
 分乘倅車胡文恭行張士燮制 分駕別車周世南等制 分倅州

治陳定制王之倅車倅乃副車 合以通判為倅者周礼謂太
 守之副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賅源 刺史六條曰州別駕

治中見刺史持版拜刺史谷拜 賅林 刺史有故及闕本道使不
 得差揖但令上佐知州事大曆十二年制 武帝詔州郡佐史自

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通典 曰比上佐或一二歲或

三五月即達會不論以課最唐懷讓陳時政漢制別駕從事史

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戰源

詩句 半刺已翱翔杜寄岑長史 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

州佐晁无外質子瞻移守廣陵 展驥旌時傑談誰美代賢李文

競許州宋司馬 朱綬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天衢山谷詩顧

我迂愚分竹使与君談笑困蒲鞭坡送翟倅 童子遙知頌儒袴

使君先已洗樽壘坡送賈倅 池陽突天藩佐車屈時英朱晦庵

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无懈有監州坡風流半刺史 風流別

駕責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同上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煙入具

便成章劉禹錫送王司馬 風流別乘多才思坡 朱綬白銀章上

官佐鄱陽李白送弟鄱陽司馬 半刺豈能淹驥足一封行下見

龍墀吳帝送何倅 翹材必定延林叟宣室終須記買臣陳送山

送上定国倅河南分麾共領南門鑰簪筆終歸北闕天唐子西

古今事實

銅印黃綬

郡丞視通直一梁冠阜衣銅印黃綬秩六百石晉職官志

車緹油屏

黃霸為刺史詔賜車蓋高一丈別駕車緹油屏泥於轍前以章

有德

任車半刺

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舊与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万里其任

居刺史之半

車有屏星

孔恂字巨卿為別駕車舊有屏星如刺史車刺史因怒欲去之

恂曰徹去屏星豈毀國舊儀別駕可去屏星不可去乃止

題輿就辟

後漢周璟為荊河州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璟題駕輿曰陳仲子生不復更辟蕃起視職後投傳而去

別榻設坐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休源累往名藩王深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同上

緋魚賞功

唐德宗命盧峴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

御詩贈行

賀知章因病求還鄉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擇日擢拜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長史因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此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

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

有神呵禦

蕭得聖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有禦得聖謁白帝祠見帝類向所睹異之

蘆生三節

李全忠廣明中為棗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恠哉建曰蘆茅賴德澤而滋家有茅土之度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卒死三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刀授三公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大刀或有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死之日以

刀授弟覽曰汝後必具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也

用從事為

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別駕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焉耳世說

命處士為

晋栢冲温之弟也為刺史命處士刘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礼甚厚

皆為司馬

裴懷古杜如晦張東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順蘇瓌魏元忠張嘉貞並為長史楊綰李泌章安石李元紘白居易皆為司馬

可敵三王

張仁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仁愿一

切皆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願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

張可敵京兆三王

歎當雄飛

後漢趙温為京兆郡丞歎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後官至三公

當展驥足

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南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治中

頭球連步

頭球時為揚州別駕頭榮謂球曰卿連步君孝起卿矣頭和字君孝頭和本傳

許承亮逐

前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史許丞老病龍督郵曰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頗重所何傷且善助之幸無失賢者意

委任腹心

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別駕委腹心之任并總幕府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

為郡股肱

晉王基為劉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卒綱引墨朱紫有分裁要

洛陽主人

周書趙肅字慶維汝陽人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同州治中糧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邦國別駕

晉王祥為徐州別駕以股肱之忠糾台義潁州境獲盜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荆楚才

羅含字君章桓溫臨州轉別駕溫常集僚佐問羅生何如人時有荅者曰可謂荆楚之才

吾家駒

顏和字君孝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千里駒吳晉宗者此子也公孝始為別駕迁尚書令又唐宗室榮歷岳州別駕人遺以金拒而不納武后曰吾家千里駒改名千里

趙軌酌水

隋趙軌別本係張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功最優詔徵入朝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

而飲之

任公防雨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自貯大舟百姓或聞亦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曰中天比雲起頃史大雨至晡時滿涌十餘丈漂壞屋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岸憤嘯詠

晉謝奕字元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奕在温座岸憤嘯詠曰我方外司馬也通典

移床清論

冀州刺史裴徵召營輅一見清論終日不竟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

督厲風俗

高士廉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餽嘯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季校復具

破碎奸猾

王志愔出為楊州長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止境內肅然

每戰輒勝

張守珪徙幽州長史契丹奚連年使邊牙口可突干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王等不能制守珪至石碣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于廟

引咎自撻

蘇長史麻陝州長史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人笑其不情單身襤被

蘇瓌轉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單身襆被自將

老幼出迎

裴懷古為并州大都督長史吏民懷愛召為左羽林大將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皆携扶老幼出迎

甚有惠政

唐苗敦實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曰政在養民義須存恤

同宣教化

唐以堂吏朱儉廉為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肯以人吏兼副政之名續通典

散粟活人

李臯字子簡為溫州長史无幾母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

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及散之以贖貧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分紀

開倉賑給

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歲飢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敕不可擅与須陁曰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隋書

開廩賑民

王恂出許州長史歲旱時假刺史開廩賑民即自劾元宗赦之

決渠溉田

李昉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唐彬公亮

晉書唐彬擢為治中別駕東甯公亮正救違闕尽規誨以納諫

不顯言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元忠嚴明

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答殺之權蒙憚伏

所至廉介

皇甫无逸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无敢出入者所須皆希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灯炷尽主人將續進无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然過自思謹上表疏請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進省再三乃得遣

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无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罰以立威乎卒不從而化

政條簡肅

姚崇為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

文思益深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自放山澤因其埋石感至一寓者又久而文思益深

以戎服見帝

張說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敕齋草軍中論撰

見刺史致恭

孔若思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輒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

宜得吏儒

管寧辟文云州民管延熹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有宰相器

宋富文忠公弼茂王曾辟通判鄆州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宰相之才召還東坡作行狀

有台輔量

朱趙昌言喜推舉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真宗實錄

得秉鈞杓

呂許公通判濱州人稱其材王文正公謂王沂公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得之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數事卒與沂公並相言行錄

以賜對除

太宗朝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稱旨五月除少卿六月知樞密院事

佐郡守治

知成都帝益奏州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貳政出則按縣中與會要

改府判稱

高宗日曆常同劾陸真疏云真乃內侍王通之客為明州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為府判自真始也

入直史館

孫何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

出為轉運

王隨通判同州代選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

不買賈珠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
為唐質甫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州俸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
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質之果然同上

號稱燈籠

劉隨待制為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談苑

為文戮鱷

陳文惠公堯佐通判潮州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公命捕得以
文告而戮之其患屏息

責高麗書

蘇文忠公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驕橫發幣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賜
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言行錄

抗罷內侍

刘文安公沆通判舒州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詣治數日而決
之是時章獻太后詔修山谷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督役嚴
急州將移疾不敢出沆抗言于朝罷懷信歸仁宗實錄

受命佐公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
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取也嘗以病在告一日
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銀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
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
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仁宗實錄

使我監郡

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嘗與知州爭州每云我是監
郡朝廷使我來監汝奉勅無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嘗
嘗常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郡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

矣

左右其政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於已者守得以善罷言行錄

裁濟以寬

蔡文忠公齊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克同上

戮郡奸民

李及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六通權貴持郡短長縱為奸利及既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毀朝政會有發諫事者命及察其狀及數前後所為以聞下御史鞠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言行錄

籍郡司吏

籍郡司吏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掛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實獄藉其家贓方計杖而黥之警錄 廢書孫昭遠墓誌

減市木數

天聖間建太乙宮及洪福院市木于陝西通判陳州范仲淹言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事雖不行以仲淹為忠勳黜

自實粟數

曾鞏字子固為通判歲飢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碩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言行錄

除筭農器

呂夷簡通判慶通一州往河北按行水火還奏田器有筭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筭仁宗實錄

言置常平

王文正公旦通判鄭州建言置常平倉以抑兼并言行錄

請擇儲貳

司馬光通判并州上疏請擇宗室賢者掛儲貳疏三上一留中

二付中書東坡集

策獻平戎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通判睦州趙元昊欲叛公獻平戎十策
方元昊之叛也條上利害八事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江州司馬斤記

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掛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
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去惟負其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遽
居凡執役事上焉給事於省時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
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涖之涖之者進不課其能
退不毀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无
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
自暇佚惟司馬綽二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
樓水溢盆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
石松雪司馬尽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
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充身
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无言責无事
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乎佐

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六年七月八日記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迂湖外恩是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開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切念臣寒素立身孤直无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祗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尽至公流輩為臣寒心奸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為耳目於陛下勉副東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消塵陛下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暮年擯弃遐荒分甘散秩豈謂 皇帝陛下存國人体察

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為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与一官以益廣之寇撥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僇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死瘁振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吉州通判廳記

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与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空賞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々也藝祖皇帝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乱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声色於朝廷之上而與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會議連書勿行規摹宏遠豈歷代明

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為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二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開封鄭臨寔來適二千石缺併縮郡組其家世之盛仕李之優施于有政見謂明敏初升听事則支傾朽朽懼將厭焉竹木瓦甃幸儲庭下君問緩故則曰下未利也君曰覆厭之不虞陰陽之是拘其可乎是月庚申亟僱工葺事七月乙巳落成拓題名記示某曰公大父秦國公以宣和七年春君是官嘗行州事踰四考乃得代士民懷德固請家焉舊听載新是宜為記某追思始能言侍親於祖父母之側今七十有五年兼燕楚之城社置桑梓之恭敬安敢以老詩荒唐為解抑嘗讀衛詩美文公營宮室曰得其時制百姓說之今君思一日之葺破拘攣之義得其時也用成材依舊貫加顯敬焉其東故有風月軒又闢西偏以相映帶得其制也自是入儀天朝遺後人以安俾之交修郡政惠此千里仰稱 蕪祖設官之美意其本立矣因土木之工而紀歲月某請事其末云

密州通判聽題名記

蘇子瞻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輸寫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既故人而簡易踈達表裏洞然余固其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聽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

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堙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与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公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无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况能以及于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利州通判廳記

洪咨夔

上更化十有三年南海崔公以名法從出殿成都東其屬得宣城孫君若蒙正叔為成都宰與俱西明年公盡護全蜀關幕府于劍外緝忠衰益正叔參與又明年辟通判利州利以寧武冠其軍介梁益拓表撐裏自昔號重鎮中興後臺閫鼎立又重郡太守印綰以部刺史承貳非他郡比也舊有解郡治東歲庚辰台為太行臺郡治麗于漕郡丞張二无与歸濡需而游藝藝而

消吾腹果矣他不暇問正叔以為大愧一日過南門綿谷故驛掖仆碑摩挲讀之皇祐中規置也秦蜀同軌利堂孔道故崇大其館以爲廳客使其後郡將兵鈴迭嘗屢薄近復釐為四五以廬僑士叢猥族紛左侈右厭庭下老木數章突兀輪困猶有百年文獻在正叔喜曰可矣退而咨諸長二曰可哉翼衡以從張故以新迪晦以明堂序有嚴官府具躰既表旧扁諸大夫相与落之三边无塵野无遺秉可信眉一醕矣書來属余以記余謂天壤間孰非傳舍閱人之地况毀室於鷄取巢於鵲抑有甚不獲已者未足為正叔書也憶疇昔過正叔抵掌劇談出故節二中竅卻其言利者然之殖也名者忌之的也忿与然損之棘也氣壹動志者壯之蹶而得者老之蝕也天下所謂磨之不磷灼之不焦震之不碎者惟一誠實而已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苟誠其身則可以順乎親信乎朋友而獲乎上真者不可矯昭者不

可匿也余聞而惕然向知正叔之老於才今知正叔之老於孝
故書加定十六年六月朔洪某記

重修通判廳記

劉克莊

倅治創於崇寧首於淳熙歲久頽圯滋其舊即東庑為門坐則
面墻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宅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斥庫
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斤益明敞撤屏
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高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
司太守俱各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涂書判長官一率手
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父也有按察之名无事權之實更
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警警雅道敵於清思司存冷落吏
民侮玩遇事至前謙巽退避自託於龍其者皆是也然則昔也
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倅之不削
亦其勢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巳不求豈以示能於郡事

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銜習公退則靜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
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
未易敗也堂之役實室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
孫趙君名汝駒皆永嘉人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洪邁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明為大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
求昭陵馴至高曾大父身榮若廟告成都帝師胙巨邦信史景
鐘垂徽邁烈故竑夫以家清孝士子年未壯徹藉中朝天子以
監潯陽郡事所馮厚矣而竊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誦詩讀
書掇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
不置手之而不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
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腹中務去甕牖桑樞
者牟向所固然然不錄規詭塗并戀追尾儒先不暇懶也而予

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
焉官之長遲吾來斯与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子子何以幸
教予樓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
誼拔儒術其蔽文而腐業吏道者執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
自游夏之文季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莒父鳴紘於武
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取此今之士起家
一官主簿尉于某令丞于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悻恬
愉擊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取耳治中于某守于某地之後
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進此俗吏取耳立縣若郡者奉
不自効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園拱而笑之至使民重
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
土也由是孝者故民倍徙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
不少矣茲夫俠於文方將憂書其凌閣風去瀛洲玉堂人曹滂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願先致志於所蔽江於饒山之極可以望會乃日甲引道而丁
可稅也奉措之必聞猶鳴雞吠犬然尚毋忘今日意茲夫領此
言則叙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關翼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驃勇士務
剽擊爭閩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眾患日
浸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
由是廢兵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
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儼
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制勢久而變理
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
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剽去角牙磨治聲壯疾安處行伍
間不敢亢然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

平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
果誰哉承之
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
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
是為心咄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固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
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古詩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代叔祖知錄作 呂伯恭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
侯遙二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鱗當家多勝事此役可
兼取江山日日新似君相勞苦木脫獻羣峯雲生失前浦况持
別乘權光華動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庶後車載仁風習
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枹鼓政當勸督勅不必禁挾督
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一盃酒不為離愁奉

送聶士友通判上印入朝

楊廷秀

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霄雪忠貫日史家有筆歎无人公有此
人无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
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小緩雲間翻揚來螺浦分風月開軒
不与俗客談明月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春風玉筍催
綴班相門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送張倅

楊廷秀

山西勁氣何曾歇秦漢迄今幾奇傑張公長身鬚鬢蒼料飛不
入鶴鷺行狂卒叫誰民震擾不勞笑談斯須了 皇上方披輿
地圖煩公赤手繫羣羊捕逐虎豹公則老坐運籌策君尚少

送吉州通判趙德輝上印赴闕

楊廷秀

太守九秋霜通守三春風太守鏡照瞻通守淵涵空古來人才
在寡士皇家人才在宗子君看三趙作后陵寬猛晦明兩相濟

大守已乘八使車通守合分五馬符行看一趙俱法從老夫別
獻中和頌

送文季士倅邛州

王介甫

文翁出治蜀之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萃之漢守
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
偏旁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无諭檄不訪碧雞祥問君
行何為閔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茅豈特為親榮區
區誇一方

和樓大防

吳希

貳車真英豪逸如千里驃又如礼樂器肅然在宗廟自應輔明
時与国增光耀胡為佐一州從容陪坐嘯

律詩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吳伯恭

鳴騶前日餞出使撾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
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
啜破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尾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
万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留別蘇仁仲通判

周必大

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光曾共賞三春樂
事未全踈尊前竊窺傳新唱耳畔瀾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恣
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王介甫

淶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薈正芳新聚泛罇前
月分班培上春仁風已及俗樂事始闋身橘柚供南貢楓槐望
北宸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送宋中道通判洛州

王介甫

漳水不灌穀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為可為余嘗憐洛
民烏鹵羊不治頽竟漳可引但為談者唾高議不同俗成功人
始思夫子到官日忽忘吾此詩

送王恭父監丞倅潼川

楊廷秀

淡墨倫魁正少年蓬山辟永得詩仙集賢孝士看文筆國子先
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頽入夢桃花水面送歸艇平分風月真聊
尔不日來朝尺五天

送張倅

孔毅父

清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
相父老心遺愛海波无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行曲為留白
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送通判范朝散秩滿造朝

洪邁

打鼓發姑熟送君朝帝鄉風流夸半刺耆舊憶襄陽別酒不成

醉征塗能底忙只應旗脚轉趁此麥天涼

我欲免衰老推排強典州同官有才俊坐嘯得遨遊便作煙霄
去知難郡縣留畫舫看不見江水自東流

送趙富文彦博倅洪州二首

周必大

期集分携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梅
黃夜雨天

花發河陽政早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
章第一人

南浦飛雲繞棟椽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吏散文書足許我他
時解榻无

送王嘉祐編修通判洪州

籍甚西樞掾居然出處光人猶思賀監天未起張良南浦雲應
碧東湖柳正黃古人來別駕不是薄星郎

送楊敬之倅湖南

父嗟塵匣掩青萍見說除書試一聽聞君却作長沙傳便逐秋風過洞庭

送權郡詹通判

劉克莊

半刺已官尊常時讀魯論身居泰叔里心在晦翁門貧士來遮路詩人送出村君能齊得喪何必恋華軒

餞荊州崔司馬

韓退之

茂社雕龍昔香名展驥初水連南海漲星拱北辰居稍發仙人履將題別駕興明年徵拜入荆玉不藏諸

送梅子明孝士通判餘杭

張耒

晉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庐借問太守誰子雲蜀明儒相過不妨飲坐嘯治有余

送向国博通判桂州

范文正

編籍三公後益州五嶺深歸書清白最空閣橐中金

送懷州吳別駕

岑參

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重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送從弟宣州長史

李白

尔佐宣城郡守官清且閑常誇雲月好邀我敬亭山

府判

歷代沿革

唐天宝後有判官之名未見品秩後唐長興二年詔有兩使判官防團推官軍事判官等是時判官

多本州自辟本清泰中始擇朝士為之宋朝以五代之制兩

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太平興國中

以替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元祐令京府判官至

軍益判官為幕職官皆從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諸曹改為

士戶儀兵刑工曹椽建炎初復舊制焉 **大元**置總管府判官正六品上州判官正七品中州判官從七品下州判官從八品

羣書要語

佐相幕府 白集判官制李業才畫棋置幄中同上
出保傳之重鎮之以屏王室擇賓從之賢佐之以

之俊又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白集溫堯卿判官制潘隅之重

委以侯伯軍府之要掌在賓僚佐廉問澄清之務旣華夷錯雜之人俾其又安實在參贊 白集路費等桂州判官制丑縣神州

治其簡便運籌盛府言必端詳 袁持旣西判官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白集

詩句

燕臺上客意何如 杜育李判官 子雖驅幹少老氣橫九州

杜送常許事充判官 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高適別駕判官

良籌佐戎律參參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 杜雲深驃騎幕杜

送廣州判官 李郭應時望王楊入幕頻 崔峒寄楊李郭王四判

官 兼曹謀未展入幕志方攄 寇坂南省寓直兼充節度判官

早赴從軍幕長清外域塵 孫逖送李判官 時稱謝康樂別事宗

平津 李嘉祐送王諫議充留判官 辟書今日看君去 王介甫

送王介甫

古今事類

出入將相

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忽見一人介冑持斧由門而入俄聞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再造其室即見其久先逢吉而至李為常矣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余年

入為御史

唐楊假自浙西觀察判官人為監察御史

奏充判官

宰相徐商領監鐵奏王徵為參佐及徵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徵舊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荆南節度判官

職官分紀

葉清字道卿為營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召還為集賢校理

東都事畧

俱為判官

唐柳公綽武元衡節度劔南与裴度俱為判官尤相引重

王佐才

崔造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李棲楚辟為判官

舍人樣

徐堅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引為判官属文典厚再思每目

為鳳閣舍人樣

紗籠中人

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為相者否僧云並無公曰其妙擇賓僚豈无一人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冥司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余官不然藩後果為相

原化記

白身判官

正元中仕進道塞請謁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節之士用為謀主日以恣橫元和已來始進用有序

南憲新書

本州判佐

狄仁傑授本州判佐唐書

文章超迈

推判官各限年任惟文學超乃任不限年後唐長吳詔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辟為太原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下楚之所為同上

清幹善新

裴寬以文詞進景雲中潤州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於割斷銑重其才

以健吏稱

魏元忠鎮朔方崔日知字子駿與張說同為判官以健吏稱

以儒孝名

尹洙字師魯以儒孝知名會書孟州判官同上

佐治之才

韋貫弄初擢弟即通判諸州代還太宗以兩使判官得替者尤

解故多闕員乃以貫等十五人為之且令繇歷觀其佐治之才也三朝政要

不羈之才

裴度東都留守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援筆立就度曰不羈之才也

為得才多

唐鄭從謹字正求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皆一時選

鄭從謹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唐書

所至風動

為江兩團練判官時公出巡所至風動宗元為相國

盡心其職

公字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
及心其職老吏畏伏子由撰東坡行狀

盡心細務

明道字伯淳僉書鎮南判官為守者嚴刻多忌先生事之甚恭
堯庫細務无不及心事小未安必与之辨相与歡甚晏平及重
獄伊川撰程明道行狀

究心吏事

張九成字子韶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齊曹建白
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无涯之
苦言行錄

悉委王休

王休字子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号江東道院朱文公真為守
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与發明事无巨細悉以委公樓攻媿集

欲踈蔡卞

陳忠肅公瑾字堯中、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
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置不得上會明倅闕俾
公攝權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言行錄

投檄而去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
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廳公事張九成
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下下郵刑之詔惟恐无
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辨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
不快意宗臣大歎九成投檄而去中具係年錄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民得不擾

劉隨為永康軍判官軍无城堞伐木為柵壞輒易之頗困民力隨今環植柳數十方株以限内外民得不擾長緒

祥正能詩

郭祥正字功父其母慶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熙寧中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事略

荆公讀書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與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公少年无或發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

公非知我者魏公不知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

屈翁見錄

不徇監司

張九成字子韶僉判鎮東軍民冒饗禁事連旁郡府帥為吏明知无辜莫敢辯析公獨謂使者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追繫許據甚矣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張九成事迹

論伐安南

朱光庭字公校范純仁帥慶州辟為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幸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君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東都事畧

夷稱吾父

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求劉隨繩按之及隨罷夷人數百

訴于轉運使稱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同上

盜活有寃

趙忠獻王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數百將就

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十七八言行錄

焚王均移書

陳從易字簡夫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

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推其首斬之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

東都事畧

責美人教旨

龐莊敏為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宦者稱教旨免工人市

縣公上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干撓府政者上怒扶官

者切責美人仍詔諸官府自今有宮中之命毋得施行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子厚

士之習於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无

新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季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

于是州永州也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

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

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浙西觀察判官厅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迹乎哉乃本

而言之厥自兵具上憂天下列郡无綱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

車為觀察使而鎮抚其民人今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山連

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数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觀其所以

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長使理不得渝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

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
一負人謀而濟美佐而成能必求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
苟其允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
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
士季爲觀察判官公從事浙右十有餘年能事備乎詞章光烈
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辨疑獄多釋寃囚疑似得昭糾紛得寧
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奸宄易俗
民不醉良吏不清廉無日无之公乘輅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
明白可觀六府之士爲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咨嗟九年冬蘇
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抚吳人德之蓋務仁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无其事十有八九豈虛
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百无一二焉議者以爲視公之
爲佐可謂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之多幸
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從姪觀拜命而書惟公之羞九年十一
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李觀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繫我居其一焉軍事亟務也天下有三我
備其屬焉於是求敏人任敏事觀敏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袁德
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帥乃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輯睦亦何
貳焉夫大臣開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裨補亦何貳焉袁
生恢恢然哲哲然寬而有紀明而无隣行飾以真言飾以溫始
章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輦是邦生方尉于義與寢然見嘉乃
殊常寮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舊制也章
公咨其人以禮盛其居以華揚其智以文美焉哉章公遇生以
善生報章公以誠其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天下

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常之
人也嵩以喬天蓋之何以流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之六
年冬皇帝郊昊天禮百神修廢繼絕求舊惟新生以尋南陽之
孫一命亟官九年冬復命龍壽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延于
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某赴
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表生引廳前軒如翬斯飛植竹新欄如
鳳斯食乃白府公留為記韋公雖然不見逆且自天下稱兵三
四十年間擁旄曰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判官
大憲中宰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練今
之軍判官猶是也命某記書其事实始於今請以生之官氏冠
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乎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在
乎記中云尔

筠州判官厅記

周必大

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
倅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茲也分職以治各司
其局而已若乃事先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通惟幕職為
然筠州判官王牒彦璋南夫弟兄競爽同取科第以嘉泰壬戌
七月其來持身正蒞事明一郡嘉賴官解在麗譙內蓋尚書郎
趙不遜茂中營造於紹興之庚午踰五十年敝當改為前政周
景南經始而不克至是太守王淹伯奮既給竹木又出羨米四
十五万米百斛俾南夫易而新之相其地形深財十餘丈博則
加倍乃列堂與厅並南向厅為三間其後分東西一齋榜曰壺
天者礼部侍郎倪思正用吏隱時所題也堂為五間深明雅潔
不侈不陋介于二者有古鄉堂茂中為叢桂設也稍東面西有
尚綱堂南夫所創也九月庀不閱月而成予愛李觀元賓記常
州判官表德師斤謂前軒翬飛竹欄鳳食蓋由郡守章公遇表

以善表報章以誠遂濟登茲今錫守其賢捐費不吝幕下又賢
居之也安善遇誠報實主兩得惠政加乎千里豈有既乎姑狗
其請為之記四年甲子二月望

律詩

贈田判官

杜甫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隆土致聖朝死馬總肥秦首宿將軍只
數漢嫖姚陳留阮禹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
入徒能无意向漁樵

送張判官

杜甫

處士聞名早遊秦獻疏回腹中書方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
闊園林交夢催今君拜旌戟禦寒之近霜華

送陳留二侍御獨孤判官赴安西幕李白

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二數公綉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

檄如飄風

贈辛判官

李白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
馬着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奏舜淹留玳瑁筵

送張立之赴臨江判官

張子湖

珍重清江楝相從五見秋交涼无改節夷險有忠謀蓮幕開新
府蒲帆漾小舟

送斛斯判官

杜牧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隨白騎三台星
裏拜文星

酬甄判官

岑參

天子廊廟器迥然青真姿閫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
錢宋袞彭中丞判官之嶺外

高適

觀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林一朝知已
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飈誰敢凌繡衣嘗節制幕府盛
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登

寄嚴判官

劉方平

副相西征重蒼生屬望辰遠傳聞外美盛選幕中賓王劍光初
發水壺色自貞忠貞期報主章服豈榮身

送魏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杜甫

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声期久遠雅即在周防

送馮判官

高適

才子方為客將軍正愛賢遙知幕府下書記日翩

送柴司戶充判官之嶺外

高適

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南才无不適行矣莫徒勞

送楊諫議赴河西即度判官

熊曜

賢哉征西將幕府多俊人籌議秉刀尺詭言在經綸行行弄文
翰姚之光使臣

送陳之邵會判赴闕

蘇子瞻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服或出五段皮賢哉江東
守收此幕中奇望君留此府助我憐其衰念君瑚璉質當今臺
閣宜

贈李文判官

杜甫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无騷驥人得有早年見標
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須來樹嘉政皆已傳
衆口討論實解頤操制紛衆手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

送錢文季僉判

楊廷秀

東海珠胎清廟珍璧水秀彥第一人胡為俯首違良緣如有用
我試治民古來幕中要婉畫君乃不肯作此客囊篋細碎吾不

能玉靈清冰朱絲直梅花雪片迎新年送君博風上九天鳳池
雞樹只咫尺致君竟舜更努力

贈尚長道僉判

楊廷秀

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声合於玉筍班中立却向紅
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燭花照別若為情目边已辦除書
着莫恋南樓秋月明

送龐僉判

王介甫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况出羣一相開藩管負弩三年通
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
紫看君摩翻上青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外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外集

路官部

各路儒教

歷代公華

漢郡国有文孝文翁治蜀起孝成都市招下縣子
弟以為孝官弟子武帝時天下郡国皆立孝校官

自文翁為之始平帝時郡国曰孝縣道邑侯国曰校校孝置
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
国並有文孝即博士助教之任隋潘徽為州博士唐府部置
經孝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開元二十六年敕州縣母鄉
之内各置一孝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宋有四書院廬山白鹿
洞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孝徒常數十
百人聖賜九經詔徙其請嵩陽書院孝道二年賜額及印本

九經藏書院咸平四年鄭州生臣李允則奏藏書院修
廣舍宇有書生六十余人所誦乞下國子監降釋文等書於
之應天府書院祥符二年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爲助教國初
有暇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許駿
郭承範重循陳与王勵際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无能繼其
業者至是始有是命并賜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茅山書
院未建州李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李舍聚生徒
乞請太宗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書從之余鎮未置李也景
祐四年詔藩鎮始立李他州勿聽至元元年穎州守臣蔡齊
請立李時大郡始有李而小郡猶未置自明道景祐間累詔
州郡立李賜田給書李校相繼而與近制惟藩鎮立李鎮爲
一又郡齊以爲言而時許之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立
李李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且縣李於是州郡不置李者鮮矣

又置教授以三年爲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
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內薦
教授或本處幸人幸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
或幸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李官
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
府李官共五十二員諸路唯大郡有之元祐元年詔齊州宿
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崇寧四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僉判上選人在職官之上建
炎三年教授並罷紹興三年復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詔无教
授官州軍令吏部中尚書省選差十三年詔諸州軍並各置
教授其禮部長貳正係所隸合依崇寧大觀格法許按劾体
量及歲幸改官從司業高闕之請也二十六年詔並不許兼
他職今擬李司常切遵守從知郢州路採之請也若試教官

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李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
錄取發教授者听元符元年詔李官歲一試紹興五年罷試
李官科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始 添差教授則始於
政和政和二年詔八行添差諸州教授 大元各路置儒李
教授正八品散府上中州教授從八品

羣書要語

思樂泮水言采其芹詩諸侯類官類之言班所以
班政教也詩泮我欲中國而授子孟子室養弟子以
乃鍾使諸大夫因人皆有所矜式孟子諸侯以下立教李之官
為師氏周禮正義 師嚴然後道尊 記李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
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及其声同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置李官備釋奠禮詔庠塾之儀泮焉將
陸唐大詔令 郊人游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左傳橫經師幄知
言處之采休張于湖上王教授啟其起視李校諸生有所矜式

除陳希烈制

詩句 北門塵土滿衣襟廣文直舍官槐陰山谷短日送簪砧杵
急冷官无事屋廬深東坡代北諸生漸紅顏床頭雜說為肥梳
東坡送蔣夔代州李官先生依舊廣文貧 同上次韻趙明叔回
顧廣文寒无忘雞黍約 周益公詩 居廣文舍山谷君勿嘲廣
文同上側問頓天子講道出新貫東坡夔頓教授見寄夜談空
說劍春夢猶橫經東坡送家安國教授但願斯民均暖律小儒
不款廣文塞周益公詩泮宮先生非俗儒東坡不日經筵重坐
席暫時學魯魯无甌 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

古風

杏壇絃歌

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
琴莊漁父蒞

槐市議論

列槐樹數百行為隊无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雍容揖遜議論
槐下藝文類要

為郡文李

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祿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
嘗奉問可為郡文李

當世明經

臣儻

原文李李者多衡經明當世少双

郡国立李

見前公華

郡縣起李

前漢文翁為蜀郡守及郡縣小吏起李官設教官使弟子校業
遂亦鄧魯之風

端集肅冠

陸九齡字子壽教授吳国先生端集雉肅及冠加臨大衆勸綏
弓冀士方以於李而先生以家雜去官矣晦庵集

正已率人

紹興十三年宗子師閔訟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為教授者先正
已然後可以率人四朝国史

作新李碑

任諒字小諒為懷州教授撤示見其所作新李碑曰文士也擢
提李夔路李事

言當世務

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
古以按時弊郭克撰呂尚書社行

訓督有法

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公文正公也掌府事公常伯季中訓督
季者皆有法度由是四方從文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季有聲
於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凍水記聞

正身律物

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
大端罷官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
具朝膳留公難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于案間清坐談論不竟
日晷二公暮也淵源錄

乃治化本

紹興十八年江西曹賈直清奏立縣季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
本源將來三場科場亦有人才以備采擇同上

有治事齋

安宅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余年弟子以數千計時尚詞

賦獨湖季以經義及時務季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
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季多秀彥其出而並仕往往取高第
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
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先收先生作
梁棟以次收拾補古榱言行錄

洵擇通經

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及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十二年
已有指揮仍須是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士人
心術一壞再整頓費力切宜遴選也

不撰書啓

政和五年臣寮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簡牘樂語之類庶
日力得餘辦奉業事以副在下責任師儒之意

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交嬖倖

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員中未醜方嬖倖當官者故事之公不与之交醜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言行錄

不撰樂語

鄒浩字至全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礼重純仁嘗撰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李士亦作此浩曰翰林李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國史

薦為州教

陳師道字无已少好詩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以无已為第二或以為高師一着其古文則李曾子固嘗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詩之元祐中薦于朝為徐州教授東

都事略

召為直諫

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

監直講同上

著文勸諭

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先生嘗患鄉飲之礼出父不見率郡守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与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言行錄

升堂訓講

節孝徐先生為楚州教授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同上

公任臨安教授 孝宗皇帝寤寐英賢陳文恭公當國列
公姓名以進旋賜對深合上意 趙鞏撰旌大資師黜行狀

聞風而至

中第邵安簡公允守鄭薦其賢請為州宰教授四方之士蓋有
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无虛席時上方嚮儒近臣言公經行宜
居首善之地有旨延和殿賜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楊龜山 撰

古今文集

雜著

漳州教授廳壁記

朱元晦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
而无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
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自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

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厉化服之使躬問孝蹈繩桀
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
矣乎不特此尔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宇而守其圖
書服器之藏其体至重下至金穀出内之織悉亦皆獨任之嗚
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无小大莫不有所臨制統攝其任
无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
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
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致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
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就
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
其以為易而无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去
予有故館予以其寓直之舍因得尽觀陳君所施於宰者予謂
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君陳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

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所後之君子云尔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教授廳記

朱元晦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李官始至入李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李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具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与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孝庶幾无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李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李官宜朝夕于李与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李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爲室以居而日往來於李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

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李進諸生而教誨之善履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攷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躡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礼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与之居凡李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龔石於堂攷前爲是官者得自其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李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所宜

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各之首云九年秋七月
壬子新安朱熹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元晦

今教授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者聖賢教孝
之意又爲之飭厨饌普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
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孝者競勸始知常君之
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自勉進於孝

上章中立書

柳子厚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
嘗好言論爲文章其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亦美間乃
幸見取僕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
不敢况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
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者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

韓愈舊不顧流俗犯笑侮以召後事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
果群怪聚罵拍日牽引而增与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炊不暇孰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
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怕兩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
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
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
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
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術怪於羣日以召關取怒乎僕自謫
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斷不喜濡豈可使噉
噉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頰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
外漕齒吾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
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

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屨應之者咸恍然京兆尹鄭叔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或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福州教授壁記

洪邁

自慶曆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繇熙寧始然服領以南單山小州若被邊初郡或自詭偏仄或生長兵間雖與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至崇寧大觀乃極盛凡版在賊方者必建學如中州教授雖秩甲吏部勿敢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四三員文風張施古未有也陛下宅天命蓋于有六載立太學置博士悉還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時福於東南最大為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學官者負多類以進士高第得左官錘之搢紳間者為之紹興十八年十一

月癸巳番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祥至邁一取徑路得一第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顧得之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具不稱時相吉言曰我曹特幸耳若又飲其家而飢其徒弗學之問不可乃旦旦坐直戶稍挈網維直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者上諸二千石采索之移長度於計臺取振其所乏詹廩頗益實我冠束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學張官至今若干人名數具在倘仍弗紀錄具其年多而莫知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誠然更以文書來頃而籍至則其人其人皆在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由夫林君迪始十九年正月記

上任德翁序

唐眉山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俊遊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之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二无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

掉三寸舌草衣麻屨襖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
嗟異之再見而礼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處
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
欲脅有譎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於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
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西虜至者以血濺其襟
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刺客之報也吾將泮文鋒礪詞鏑
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稱之曰斯人也
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
書以爲序

送吳教授序

張于湖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泰伯以文爲一代宗主
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錄二者出於他州足以長雄故能
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改而後貴也吳氏子鑑率

進士登于朝中乙科知李者嘗欲以冠多士不果則爲之延譽
一時名聲藉甚方教徽州李舍謂鑑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
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率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
未足道鑑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焉必試於烈火而
後知玉万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石鑑也

荅方教授書

呂伯恭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尽性之說蓋非末季所敢擬議然既荷開
論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踈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紬繹之所
謂理雖无穷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勞理之大旨矣竊
意博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教致知格物瞭然而不
可揜者此其要教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
既造故小可率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
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万而一本兼愛之率不能入也

執事之所諭者尚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
警者誠爲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与性不殊則猶未能達
蓋既曰与性不殊是心与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刻禦寇所謂八
荒之外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
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
所當薄其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厚固人
欲之私矣若曰无愛无惡无厚无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无
隱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
見乎著龜動乎四卦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悔也荆公之書蓋未
之孝伊川論語頗效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万也不待一塵
万境而後知其一而万也万固一也不待万境一塵而後知其万
而一中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空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
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而滅果固然之理

耶何爲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
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白其愚則无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慈
古詩

題羅巨濟教授蓬山堂

楊廷秀

蓬萊藏室盛東都只着古書并老儒後來許事曉星踈登車不
落問何如廣文先生自有飯諸公衮衮端无羨着脚金坡不依
雞問津木天何足辨作堂聊尔題蓬山此豈有意非偶然登瀛
仙人多姓許未必先生肯爲伍昔生饒古定可憎此話姑與莫
葛藤先生諸孫皆玉冰誦書已作鷓鴣聲請來敲枕細細聽

除鳳州教作詩自寬

唐子西

百函无力致諸公誰說着今承李校之頗訝名字錯宿桑豈无
恐得治不敢躍師儒要好手老大良非脚屐及識羹空拙劣知
爾薄豈惟嘲孝先終恐同有苦絳紗諒无有首猪聊可嚼

戲簡鄭廣文

廣文到官全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
年坐客寒无甑近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律詩

送金元度教授歸滿赴部改秩

楊廷秀

金華唐吕兩儒先夜半黃梅君併傳不日經筵重坐席
暫時養會冷无甑引班曉漏槐楓裏出幸春風桃李也莫遣垂楊知別
恨一篙新漲解歸船

送蘇州教授赴闕

唐子西

二年泮水垢沫風俯接諸生髮改容嶺霧困時難隱豹巖雲有
使得從龍

戲陳州教授子由

蘇子瞻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先生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勿然欠

仰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嫌旁人羞

夜過舒堯夫戲作

蘇子瞻

先生堂前雪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灯
籠提雲母

戲陳州教子由

蘇子瞻

勘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蠶鹽甘似蜜門前万事不掛眼頭雖長
低氣不屈

和池州陳教授

吳希

人物今誰似此郎今居巖近贊垂裳未將事業先諸老且把文
章變一方今日杏壇風似曾向來鐵硯志如桑

錢廣文采芹亭一首

吳希

開明後李日升東千里文風一旦雄池上采芹搖水碧帳中攜
藻映紗紅

多士欣逢樂育辰一時席上尽懷珍將攀丹桂廣寒裏先採香
芹泮水濱味道固應甘若著緋章还更豔如春扶持風教師儒
力我愧當年矣止又

送黃符入赴欽教

刘克莊

博士文中虎垂鬚已定交雅宜對紅藥胡乃涉黃茅薄有先生
飯全无弟子嘲猶勝迂闊者荷鍾鑿芳郊

送方子約赴衢教

刘克莊

博士非如吏巍然道自居諸生趨避席太守揖升車朱筆濃批
卷青灯細勘書没廷重文藻行矣刀呂嚴除

寄洪駒父

謝无逸

翼翼魯泮宮因士熾无双行且立教化儒風成一邦

推官

歷代沿革

後唐長興二年詔有两使判官防團推官宋從五
代之制两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餘州亦置推官

大元亦置推官

詩句善州佳士子王子深入黃茅作從事

古今事考

鯁言无忌

韓退之知武寧張建封為推官操行堅正鯁言无所忌

言行剛直

狄仁傑孫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言行剛直使府知名

方重自持

李常為宣州推官以方重自持發運使楊伋欲薦常改官常推
其友刘錡佐曰不見此風又矣通畧

有宰相才

呂子穆公既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華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遂至大用鄒氏間見

真宰相器

忠獻王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胡氏傳家錄

有廊廟才

明鎬字化基薛奎稱鎬有廊廟才遂除開封府推官東都事畧有臺諫風

四川總領符行中嘗欲增簡州鹽筴以其事屬雅州推官李壽力拒之張浚謂有臺諫風中興條年錄

處事精審

蘇頌字子容為南京留守推官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其不復省矣

決斷精敏

蘇忠公攝開封府推官決斷精敏聲聞益遠言行錄

府事悉咨

范如奎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公曰其謀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次焉

職事爭辯

陳希點字子与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樞密兵公密為守夔以職事爭辨兵公或馮怒折之公退立屏息俟其少霽執論如初至子再二竟不能奪自尔公所書擬望而許之樓攻媿集

雪冤數人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雪冤死者數人遠近翕然稱之未

幾大祖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中遷為
樞密副使言行錄

活冤四人

薛簡肅公奎授隰州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冤者四人矣
言行集

宰笏擊蛇

孔道輔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
以為神州將欲驗視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宰
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知名
石介有擊蛇笏銘言行錄

作箴諷守

李文簡公奇號巽巖注雅州推官作當直司箴諷郡守用私情
背公法者周平園集

偽印疑讞

趙清獻公抃為武文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云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
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東來集

冷清伏罪

韓獻甫公絳為開封府推官男子冷清自謂母娠宮中生民間
於是稱皇太子都人聚觀頗以為疑吏收捕驗問无實猶止
羈繫近郡公上疏引成方遂事論奏其劫清遂伏罪復迁戶部
判官除右正言言行錄

古文集

雜著

送曾推官赴南海序

穆脩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

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爲耳
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无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
爲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
也曰尽其職而已矣上言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
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与正非已之職故正之而不從則
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实无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
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
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无一言爲之損益
居何以食其官即疆出白黑以紛乱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
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
人佐言不吾專力与爲敵徒速悔累身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
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既不可
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其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薛季中各自

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
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諫臣賓接僚屬當與正与古用是以往
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予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
荒夷之民挾其惠也

古詩

送石士志推官赴調

洪咨夔

石友抱奇璞揚求掾吾邦昂然凌霄姿昂鼎獨力扛入幕有此
士諸人亮難雙决事風赴谷哦詩兩翻紅青山裏研骨黑髮今
眉有世无九方臯誰識驪与驪一朝解綬去船鼓催逢之闔府
少顏色我心若爲降倦游不閉門寄傲但一窻惜別不得餞况
能綴苦腔明廷急才俊召驛南逾龍森之鄧林枝剪技穷株椿
豈其飯牛戚未作展驥龍早晚對此關華鐘發鯨撞

贈王誠中推官

唐子西

今作劾屬吏於理誠未穩然早三平贖馳驛奏龍衣上問今何在
暮職補閣苑縱未置青瑣亦應校黃本九万里扶搖忽若馳峻坂

送王林節推之官融水

楊廷秀

柱嶺梅花欲爭發融水幕賓來訪別可憐走馬犯風霜吟徧梅
花更吟雪云云君如雲表秋健鶴政好搏扶整羽翰

律詩

送高推官

陳石山

先生鍾積德大府冠羣能過手无難事逢人有異稱薦賢餘一
鸚風記契千灯看挽秦梁攬頭頭勝不勝

送俞節推

蘇子瞻

吳興君子清如朱絲琴一唱三歎息至今有遺音

司獄

歷代沿革

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步都虞
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大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

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新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
為司理掌獄訟勸諭之事不兼它職元祐定令上州從八品
中下州從九品**大元**不置司理有司獄丞專掌獄事

折獄之司宋廣平集

羣書彙語

詩句方策化時扶國罪到日空唐子西送故人赴循州司理

古今事考

治獄得情

宋錢忠定公即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
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
乃其職齊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景敏滕公甫力薦之

稱其有林楊龜山集

治獄稱職

柳開字仲塗為宋司寇治獄稱職遷錄事參軍事略

選官充代

宋以專鞠獄事劇者置二人大平具國九年詔曰司理參軍專於推鞠研覈情實尤在得人宜令本州於見任簿尉判司內選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罷軟不任其職可以選官代

上書論事

張唐英為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同上

鮮于遜能

鮮于侁字子駿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皇求言侁推父異所由具及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切直唐介在鄉曲稱其名於上官交章乞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之美乞移之介益以為

四朝國史

王韶受知

王韶謚襄敏為建昌司理時蔡挺提刑江西受知於挺

韓絳喜薦

蔡確字持正為邠州司理丞相韓絳宣抚陝西喜確所造樂語薦其材丁未錄

獄事不屈

范文正公仲淹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与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往復辯論之說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貧止一馬鬻為徒步而歸言行錄

囚得不死

陳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為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

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不死且負先生薦之淵源錄

獄持益重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章聖初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為殺女子者理保衡意疑其州將趣具獄保衡持益堅數月河南逃移至許劾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曰微司理我誤殺平人推塵錄

獄察其寃

陳歐為懷州司理用法平允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其寃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之正色曰殺无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李公彥撰陳特制行狀

不預帑藏

雍熙三年曰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

不兼他職

見公革

誤入人者批曆

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莫有所懲

不勝任者兩易

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无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為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古今文傳

雜著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
政相承以省事為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
而吳與章君巽身寔來君才足以為勇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
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違恤乎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充囚其
壞者必音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考安燠
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厉我欲安全我
而非一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止具獄于
臺君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既細大之獄不寃而上下
之情感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今司農卿林公介寔
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
多矣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報下給緡錢若干即因地度宜市材
鳩工頌廳治以前舊費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于丁亥山

秋前一日而落成于良月之末合為屋一十有四楹合土石竹
木瓦甃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
端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為齋曰尺欽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
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必其名訴其實君之用心
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
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于君曰吾聞諸夫
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
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然報然居之不安孰有
甚於囚圜之人乎爨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然求有
以安之君與家人既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
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
所謂恕蓋予所謂善推所為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固可治天下
可平也独理掾乎哉独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錄之

石馬來者共圖之君字其今官某郎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方區加其上者独太守耳守之責无已重乎曰
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
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
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
决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弃之故曰守之責
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管有昏聩柔懦
則事叢而下有偏怒苛冷則幸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
而前頤指教救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迂就而為
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巧者得用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
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
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

自則移而誠之衆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
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揔之力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
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揔之宜如何為心哉夫与鼓瑟
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揔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理曹箴

刘漫塘

錄糾事遺戶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掾司獄之成
兩造易惑卑辭難明宜脫而收盡重而輕善者損矣為惡易懲
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
神之听之福祿來寧

古詩

范仲淹為廣德司理与太守爭非姪某老以詩紀其事
維持徃狂下枉直情必通太守異趣舍挺然不曲從有事爭救
之粉昇記其終官小俸祿薄家若空實馬以自給徒步氣

弥充

送吕景山赴虔州理榷

鄭俠

江西古浩壤昭信雄江濱州獄千里平舒慘係閣囂景山之會
中曉然烏兔輪敢為虔人賀何以致龍神

錄事

歷代沿革

後宗有郡主簿官**晉**為督郵皆太守自辟掌摠錄
衆曹文簿筆彈善惡其後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
置之**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皆吏部
選除煬帝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唐**武德復為錄事開元
改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首署抄目糾彈部內稽違監印給
紙筆之事乾元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禮尊其任也○
五代中下州錄事三考者注劇縣**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

然不忒置也諸府為司隸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請
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西河東陝西諸州權令
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雜去外錄事參軍並差職
官知縣及奏宰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參軍改為掾建炎初復
舊名錄事掌州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大元**各路置錄事司
有諸錄事司蓬魯花亦并錄事正八品錄事判官正九品

羣書彙語

糾職周禮糾司白六帖糾繩大郡管轄外臺勾
稽典簿書掌符印提筆列曹糾察羣吏置

標府掾任重功曹列股肱之郡居管轄之司苟非三語之

才則忝六聯之首稱其職則事筆績成非其材則官邪政廢

一郡紀綱六曹表則並同上為樞為相何莫由斯推集紀綱大

府常集凡列府聯之職俾長官常之效常集大府要會六聯紀

綱常務之委積擇通才條理而利可析滯明可昭奸常集除京

北府司錄制住參都錄雅有能各錄參制馴置州綱胡又恭制
督郵綱掾之峻 郡督郵秉一州之綱 任紀綱於州曹同上
太和七年中書門下奏錄事參軍糾察屬縣課責下察紀綱一
郡藉其提率焉續通典錄事參軍之職掌摠錄衆曹管其文案
目上佐以意違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平宝司徒似
督郵郡之極位後官似

詩句 糾郡南海滔辜應物為吏專文法陳后山

古今事實

廊廟才

孫劭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吳錄
御史才

喬琳歷巢綿遂懷四州刺史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
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

也五向錄

千里駒

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
韋王簿昂千里駒乎三輔決錄

一府望

士東亭為相武主簿既承籍有美譽為一府之望世紀

接以友礼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接以交友之礼魏志
置在賓席

裴解為陝府錄事參軍勅除觀察召解曰素聞公名朝中親友談
公美事置在賓席

擇來設榻

徐穉時陳蕃為太守以礼請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徐穉來

時特設榻去則懸之

宗資坐嘯

後宗資為南陽太守委任功曹范滂人歌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旺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同上

刘君坐嘯

君轉隴州錄事參軍時刘仁軌以宰相之貴持節此州坐帷中主諾責下君提綱未幾羣輅載乎刘君坐嘯以為能陳子昂傳王府君墓誌

仁祖見称

羅含字君章大守謝仁祖一見称为湘中之琳琅自江下從事

轉主簿

皓薦陳寔

侯鍾皓穎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臨去辞太守薦陳寔為功曹

璨奉謝譚

吳璨為會稽守奉謝譚為功曹吳

請奉公過

韓紳卿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又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曰請奉公過公与小巨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韓文韓紳卿墓誌

諸書錄考

李詳為監亭尉今考為錄事所擠詳諸書錄事考刺史許之即

書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競聞之困
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笑之御史臺記

意与天通

杜景佺性嚴正為益州錄參逆折房司馬之不視事吏歌之曰
錄事意与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浸知名

事以幹治

君為京兆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揖起趨去无敢間語縣
令丞尉如嚴京兆事以幹治韓愈銘張署墓

王漢簡核

益郡太守陳寵以功曹王漢簡核奉為主簿

玄明政理

刘聰字玄明年十四究通經史時有太守郭順辟為郡主簿吏
歌曰我有賢后能任玄明政理人殺前趙录

務任奉彈

刘洪教云錄事參軍務奉善彈非今史亦各隨事修習也書
一以殿最

齊映刘滋執政戴叔倫勸以天下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此二
者宜出中書門下无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一以殿最升降則
人人知勸映等重其言

攝糾愆繆

閻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繆不法數十事太
守以為材

振奉綱目

顏杲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奉綱目政称第一舊史
鷲僭忤物

崔信明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鷲僭忤物唐

浮險恣威

杜兼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戎鎮兼性浮險恣威
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戢論事忤兼三密誣二
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
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无罪受戮天
下寬之

与一府政

公為京兆司錄參軍与一府政韓愈誌董溪府君墓

迎上曹官

政和中尚書省言錄參充近上曹官續會要

傅公英才

傅忠肅公察李權少負英才時為青州司錄公掾職事往來淄
青相与琢磨士論稱美言行錄

參軍詩人

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參真之曰胡不歸明日參
軍求去且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寮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薦之東坡集

問以边策

胡則字正調憲州錄事參軍時灵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則入
奏太宗因問以边策對稱旨帝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遂令記
姓名中書仁宗实录

乃陳世務

杜祁公知永興軍辟孫甫之翰司錄事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
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之乃從容陳當世之務祁曰喜得友
矣言行錄

求獄脫免

黃裳字文叔為興元府錄事參能以情求獄脫寃死伸无告其眾終任不訊一囚樓攻媿集

理獄有能

陳堯佐字希元謚文惠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迂府推官 事畧

召為校勘

李垂字舜工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並同上

奉為御史

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奉沼拜為監察御史始講公議南都新書

訴屬葉掾

葉顯謚正簡調建州錄事參軍建俗狃而喜訟或積年官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原情誅律必得平亭旁部民間之

有訢于漕臺者輒請以屬葉掾用薦者改宣教郎誠齋集

獄爭宰相

陳希亮字公弼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字上書言元昊反宰相以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字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字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字所上封事付所司其驗不當加責去宰相爭事不已字由此得釋 東都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寬夫

郡府之有錄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左右轄南臺之有大夫中丞也糾正邪憲提奉條自俾六職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嘯奉綱維之末振俾側者不敢挾其側奸者不敢萌其奸法令修明典憲不紊此其任也大眾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

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丞相治所鳩營成列地關土沃兵多甲堅
人尚矜豪氣率驕寇有梁園克死之道事當四會五達之通莊
雜燕趙悲歌之人迹吳楚剽輕之俗為吏之道不倫他邦循之
來往斷之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謙卑則病於委隨剛則
害身隨則弛法貞元以來戎帥自擅威令已出无復因章隄防
不完徽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疊跡斂手以脫禍為心何有意
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大和二年邗琊郡葛公元方由天
長令而莅焉至則以為當今聖上務治丞相鎮靜以至清肅群
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啓建惟道是適荀鍾彜於茲日不分畫
於茲辰則緣奸積蠹无時而去於是端誠守職以正東邪以儉
慎律同僚以直方改厲邑綽々自立職分隨奉故得上下叶和
遠近修整法有判定之制軍无侵漁之患人存政率其在於斯
游刃恢々肯綮无滯主畫諾而克勝其任司準繩而无忝厥官

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唯葛君乎元和中憲宗皇帝勵精理道
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聞明理後詔有司覈其研否先君
僕射公時為司績外郎實專斯寄絕因緣之幸以公共為先於
數十人中得君充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知夫公署有記其來
自遠燦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惡克彰韋絃斯在此
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斯文叨官倚相見託
論撰无愧直書大和二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无政蒼生
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奸声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
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特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
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独難其人觸邪
外臺禮隔宜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楚都上應星火萬貢焉

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所歷幾日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无紀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叙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疎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場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僣謬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牽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况潯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主駕車乘州疊轂聯牆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而志謂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九少昌和玉荆鍾之利也恪勤

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闊略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得其度繇是官府有程準案牘无留闕遊我宇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共行孝睦并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時与羽衣縫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于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寮吏暢於中發於外人无間言也夫士无貴賤尊有道也位无小大觀有政也苟素食碌之俾躬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為是宜書錄事之美于壁間登善而儆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庭此宇荒涼焚燬端士不履今前後有脩竹左右有廊瓦穆然清遠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為首亦所以重績而新聽也

度材者定由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欺衡无私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枉正无所逃千里之情毫釐无所差秉其内外必蹈平規矩戢諸桀黠知攝於刑憲斯郡主簿有繩衡之无私為得其任矣高陽許鑄以前秋曹掾端於獄獄詔寵之迁陟斯任自兵興十五載事隳宿貫守國之法制稟朝之政令者由闕而東郡亦无幾唯吳只遵國經体舊章上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数万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俾其役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万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為勢易志不為強奪靜以督其下故其下肅恪以泄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至于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闈遂俾翠華有西南之狩梁鄭周秦之甲皆閣手无所敵凡五改火釜輿外駐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羌提其顛薦於成都明年春玉輦还闕

遂以功牧于吳吳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為防禦使院然後合功廩戶二掾之廳移居視印繩墮於此矣警搃迫則耳目泥居憂羌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現於後則湫而陋得无泥与昏乎而又聚條雜卉蔭翳序列僑者乱其次授事者喪其局又有駢足襄礼虧敬君乃命行人擇壤材敞前楹豁南榮砥中唐嚴曾為設外拜以肅其入也構環廊以莊其位也撤旧增新擁溢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显敞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豁听視爽精神導中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者於事敏負才者惟用周如水於器方圓无所滯如絲於色玄黃无不入如是則化地為元易甲為高蓋出於餘力乎况君行己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誠不古无磨其信也朝焉朝夕不忒俗如其正吏飲其

直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於此而見矣斤塗車役君
以夔業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義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
我而載祀莫紀母乃取議於將來乎其為我書之無虛美無加
飾唯實是編足以貽後遠謹而日之請題於東墉以紀廳之始

司刑箴送王牧仲為黃州錄參

劉漫塘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矜憮惻曰彼嘉師不獄之麗
繫我淑問貌溫氣爽以察其情以尽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
二典既邈五刑參互反惑於辭貨誘於賂來牽往還內備愛惡
惟明能察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
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何不思惟意之承怒苟未迨根連株逮
捶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右覆之翼之罪雖貫盈罰不毫釐
曰吾之明非闇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不獲乎上志乃可諧
意鄉一分取為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疾顛

名義凜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古詩

送李道父辟大明司錄

葉集之

李侯江南英身老自藏器讀書及百紙落筆必千字况兼能約
姿特負縱橫志棲其望高躅異世猶一致大各國北門自昔雄
元帥名賢預東掖為引必同類操持紀綱地實藉循良吏要成
百煉剛小大須歷試

送程知錄

杜子美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業立熏然耳目開頗竟聰明入意鍾老相
青義動修蛇鱗

送韋諷閬州錄參

同前

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行往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

送韋諷攝閩州錄事

同前

聞說江山好，冷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它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律詩

喜曹劉二從事見過

胡致隆

蕭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方春猶錄事，清新建尚參軍。

送知錄

方干

八詠遺風質逸具，二溪寒色助清威。曙星沒及持綱去，暝角吹殘鎖印歸。

送澶州錄事參軍

陳后山

能吏于今少，春風及此行。英雄餘戰伐，狂嶽寄廉平。

送楊錄事充使

岑參

夫子方寸裏，清波澄霽江。關西望第一，郡內政无双。

卷終